

万象丛书

● 邓云乡 著

# 北京四合院



● 人民日报出版社

· 万象丛书 ·

# 北京四合院

邓 云 乡

人民日报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 103 号

· 万象丛书 ·

北京四合院

邓云乡

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发行  
中国铁道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 
新华书店经销

---

787×1092 毫米 36 开本 印张 6.25 字数 84 千字  
1990 年 3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1992 年 3 月北京第二次印刷  
印数 1,3001—8000 定价 2.70 元  
ISBN7-80002-209-9/1·87

# 编者的话

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套《万象丛书》，是在改革、开放的新形势下反映当代社会生活的真实报告，也是一套带有社会调查性质的著述和作品。

改革，是一项巨大而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。它触及到社会的各个领域、各个层次，渗透到生活的各个方面、各个角落。它的过程，充满着时代潮流与历史陈迹的冲撞，守旧和进取的角逐，科学与愚昧的消长，新与旧的交替，正确与谬误的斗争。因此，为了探索改革的道路，推动改革的深化，我们应当了解社会的现实，理解各阶层人民的意向和追求，创造和喜悦，矛盾和困扰，反映形形色色，千姿百态的社会生活和社会问题。

我们愿这套《万象丛书》，能够为认识社会，了解国情，接触实际，亲近人民，提供比较丰富的，真实准确的，富于精彩的信息和画面。

本丛书面向对新事物富有敏感的青年，也面

向全社会的广大读者。它的体裁主要为报告文学、调查报告、社会问题研究，兼收部分旅游、民俗和以文学艺术为中心的作品。欢迎作家、记者和学者为本丛书撰稿，并欢迎广大读者提出建议和批评。

人民日报出版社编辑部

1988年1月

# 前 言

这本小书：《北京四合院》，是在偶然的情况下写成的。前后拖了有5年之久，在写完全书之后，再调过来写一篇“前言”。

记得还是1983年初，我的《鲁迅与北京风土》一书出版不久，寄赠香港《大公报》陈凡、潘际垌二位先生各一本。承蒙他们不弃，十分喜欢这本书，在报上便予以介绍。当时潘先生正以唐琼笔名在“大公园”版面上写连载《京华小记》，他连着为此书写了两篇介绍文章，而且说的非常有趣，他说好像是我处处跟在鲁迅先生后面一样。我读了他的介绍文章，也感到好笑，我怎能有“神通”跟在鲁迅先生后面呢？如果可能，自然很好，可是很遗憾，鲁迅先生在上海去世的时候，我还只是一个十一二岁的孩子，30多年前，鲁迅先生逝世20周年纪念的时候，曾写过一首诗，中间两句道：“惜余生何晚，不及见先生”。今日回思，更为感慨，就是时间

确实太快了……

在《鲁迅与北京风土》的“生活杂摭”部分中有一篇专谈“房屋”的文章，这房屋自然是北京的四合院。鲁迅先生在本世纪初久居于北京约15年，住过一个时期会馆，租过一次房，买过二次房，这些房屋都是老式四合院，我在那篇小文中，作了概括的介绍。唐琼先生大概对此感到兴趣，特来信约稿，让我写一批有关“四合院”的文章，在“大公园”副刊上连载，当时我正写《燕京乡土记》，感情沉溺在北京旧日情景的回忆中，再专门写“四合院”，自然十分合拍，记得当时在思路上，拟了不少篇目，准备一一写出。不过“四合院”毕竟是四合院，写来写去，中心还只是四合院，作为一本书，固然可以。而作为一个报纸副刊的连载篇目，它既不多样化，又无故事情节。写了八篇之后，有的一篇上下两段，实际共登了十四五篇。1987年，我想这部分旧稿编成一本书，先把旧文充实了一些内容，又根据《北京四合院》这个总题目，想了一些题目，重新写起来。

《北京四合院》，重在“北京”二字，如单纯说“四合院”，那北方不少省的四合院大体也都差不多，那是广义地谈四合院的住宅建筑，那就没有帝都的情调，京师的气氛了。北京作为都城，辽、金已远，不必多说。元代大都，已与今天的北京有着密

切关系。《日下旧闻考》记云：

“元时都城本广六十里，明初徐达营建北平，乃减其东西迤北之半。故今德胜门外土城关一带，高阜联属，皆元代北城故址也。至城南一面，史传不言有所更改。然考元《一统志》、《析津志》皆谓至元城京师，有司定基正直。庆寿寺海云、可庵二师塔勒命远三十步许还而筑之。庆寿寺今为双塔寺，二塔屹然尚存，在西长安街之北，距宣武门几及二里。由是核之，则今都城南面亦与元时旧基不甚相合。盖明初既缩其北面，故又稍廓其南面耳。”

从这段记载中，可见元、明、清三朝北京城址的具体位置，双塔寺的双塔自然是元代建筑，塔是元代建筑，那寺庙的其它房舍是否是元代原有建筑呢？再有白塔寺白塔更是辽代建筑……因之也就联想到，那数不清的百姓住宅、大大小小的北京四合院，是否还有元代的老建筑呢？《日下旧闻考》中引元人诗云：“云开闾阖三千丈，雾暗楼台百万家。”这“百万家”，该有多少“四合院”呢？双塔寺的“双塔”，50年代初因展宽马路，无所谓地拆去了，实在可惜。白塔寺的白塔尚在，是很幸运的。而那海洋般的残破的四合院房屋，是否还有元代的建筑，就不知道了。但是明代的四合院建筑，还是



不少的。前两年展宽骡马市大街，由菜市口到虎坊桥，街南拆去不少房屋，其中不少就是明代建筑。至于清代的房子，那就更多了。约略估计，北京现存的残破的四合院中，最少有 1/2、或 2/3，是清代的建筑。因为自七七事变到现在的 50 多年中，似乎没有新盖过几所四合院。记得 50 多年前，在上学途中几乎没有看见过平地盖新房的，所见顶多只是修理旧房，或旧房翻新。后来所有盖新房的，则多是盖新式、也可以说是西式房屋的，不管楼房或是平房，似乎除去公家园林而外，民间几乎没有再盖四合院的了。

想想北京四合院的悠久的历史，以及几十年来没有什么再盖精美四合院的时代情况，以我这样一个只沾着一点战前老北京边的人，来谈“北京四合院”，写这样的书，感到是很不相称的。自己不是业主，没有拥有过一所、那怕是很小的一所四合院；也没有真正地在标准的四合院中住过多少年；也没有平地起楼台，亲身建造过一所四合院；再有自己的也不是学古建筑的。种种条件都不具备，却来写北京四合院的专门文章，真有些自不量力了。因而不能成为什么专门的著述，只能以随笔的形式表现了。

北京四合院，不论作为专门的建筑学著作、地方史著作、风俗史著作，似乎还都没有过专书。但

是在一些文学艺术著作中、史地风俗著作中，这方面的资料还是不少的。“北京四合院”好比一个人，经历了漫长的历史，经历了多少风风雨雨，衰老了，要完成它的历史使命了。纵然保留下一些，那也如博物馆中精美的文物，只能使人想象过去，而不能使人感受生活，“北京四合院”的生命、感情、气氛……在它衰老的今天，是逐渐消失，要一去不复返了。在我这本小书中，如能保存它一点“音容笑貌”于文字中，与未来的作为“文物”的北京四合院供后人对照看看，我想也不是没有意义的吧。

1988年3月末云乡自记于

浦西水流云在轩南窗下

# 目 录

前言	( 1 )
标准四合院	( 1 )
大宅门·大四合	( 9 )
精美小四合	( 16 )
“四破五”和“三合院”	( 20 )
四合院的变化	( 25 )
四合院欧化	( 33 )
四合院细部和缺点	( 41 )
四合院配件	( 69 )
四合院施工	( 80 )
四合院花木	( 96 )
四合院消暑	( 103 )
四合院的冬·春·秋	( 110 )
京师名第宅琐谈	( 123 )
旧京房产交易	( 143 )
“吉房招租”	( 160 )

四合院的现状和未来·····	(172)
四合院与文学艺术·····	(177)

# 标准四合院

北京四合院，天下闻名。在北京住过四合院的人，一旦离开北京，便会常常思念着他那曩时的故居，那大的、或者小小的院落。没有到过北京，没有居住过四合院的人，也有不少人慕四合院之名，寄以许多美丽的想象，或读书籍，或见图片，或看电影，留下一些四合院的影子，便常常寄以无限的憧憬。陶渊明诗云：“众鸟欣有托，吾亦爱吾庐。”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，在漂泊的人生道路上，谁不希望有一个安定而恬静的家呢？四合院，不管大的、小的，关上大门过日子，外面看不见里面，里面也不必看到外面，与人无憾，与世无争，恬静而安详，是理想的安乐窝，明、清两代，及至几十年前，北京不知有多少人在那数不清的四合院中，安家立业，抚幼养老，由婴儿到成人，由黑头到白发，一代代，一年年，真不知经历了多少岁时……这古老的四合院啊！

今天，北京随着时代的步伐，正在越来越快地改变着市容的面貌，一切新的代替着旧的；一切时代的改替着古老的，四合院也必将为越来越多的水门汀建造的楼房所代替，那恬静、朴实、古老的足以代表北京风情的四合院，必然是越来越少了，现存的也越来越残破、越来越不实用了。这是时代的规律，原因很多，不必细说，总之是很难挽回的了。但是，在当前这样的关头，如何有计划地保存住一部分北京的四合院，使之能永远存在下去，这却不能不说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，也可以说是全世界关心四合院前途、憧憬四合院情调的人，所共同关心的问题吧。为此，我写几篇介绍四合院的小文，想来也不是全然无意义的了。

四合院，北京的四合院，先要把这个概念的涵义解释一下。“四”是东西南北四面，“合”是合在一起，即东西南北四面的房围在一起，形成一个“口”字形，这才是四合院。少一面都不行，那就不算四合院了。中国老式院落，南北各地，不少都是四面房屋、中间院落的“口”字形住宅，如果广义地说，似乎都可以叫四合院。但大同之中又有小异，甚至可以说是大异。这样，各地的建筑风格不同，北京的四合院有其独特的营造形式，由平面布局，到其结构、装饰的细部，都有其特殊的京朝味的风格，这就形成北京的四合院了。

什么是北京的四合院呢？不妨先举一个比较标准的例子：

一块宽五丈、长八丈的长方形地皮，就可盖一幢很标准的四合院了。这块地皮在街道的北面，座北朝南，临街五大间，开间每间一丈，一派砖墙。这五间的分配，最东头一间是大门，大门西面第一间是门房，房门开在大门洞中，是司阍者的居室，应门时随时开门关门方便。因为北京过去住家，大门总是一天到晚关闭着的。大门一开，迎门看到什么呢？磨砖的影壁墙，这是紧贴东屋南面的山墙砌的装饰建筑。这个玩艺儿，磨砖刻砖，考究起来，无穷无尽，这里先不细讲。在影壁前往左手一转弯，就是南房窗前，按照标准格局，在转弯处，有一个圆形月亮门，四扇绿色屏门，两扇终日开着。进来三间南房，外面看和里面看并不一样。外面看中间一间开门，左右各一间，进屋一看，则只有西面一间，东面是墙，因为这间已作为门房，房门由大门洞出入了。对着东面月亮门，西边也有一个月亮门，隐藏一丈见方的一个小院，那是南屋最西头一间的外面，但不开门。这间的房门，照例是通向南屋的堂屋。因而南屋进去，一般两间掏空，长方形，大约20来平方米，西墙有门，通到里面一间，十分幽静。如果以外面一大间作客厅，里面一间作书房，虽是南房，但窗外面对西屋的南山墙，正如归有光

《象脊轩志》所说“环墙周庭，以当南日”一样，反光照射，光线是很好的。此处月亮门内，终日无人到，日影斑驳，轩窗静寂，可说是极理想的读书环境了。

南屋的屋门，正对着通向里面的垂花门，垂花门左右两面，短短的墙垣，接到两边月亮门的短墙上。这就是所谓的“一宅分为两院”，把里面的北屋、东、西屋和外面的南屋分开来。在垂花门与南屋之间，形成一个丈把宽、三丈长的长条院落，这是外院；进了垂花门才是里院。

所谓垂花门，实际就是一小间很精致的起脊房屋，作为门楼。前檐雕梁有木制花棂，左右棂框下垂端部，或雕成莲花宝盖，或雕成贯圈绣球，施以金粉彩画，作为装饰，极为华瞻，因之叫垂花门。垂花门进去，并直接看不到里院。正面和左手，都有木板屏风门挡住视线，习惯右手不装木板，作为平时出入的通道。迎面四大扇木板屏风门，过年或迎接贵宾时开放，正对引路，直入上房。

进垂花门，右手转弯，下台阶，便进入里院了。这时首先看到的是正方形的院子，全部约九平方丈，但垂花门的门楼在院子南面正中心占去约一方丈，实际这个院子约八平方丈。正面三间大北屋，东屋三间，西屋三间。如果只有北屋有廊子，东西屋没有，那便在北屋左右马头和东西屋山墙之



间，有短墙连接，各有一个月亮门，和外院的月亮门一样，也各有四扇绿油漆的木板门，上油四个红斗方，或四个飞金汉瓦纹。这格式都和外院的一样，如果是斗方，那一般便写上“东壁图书、西园翰墨”，或“斋庄中正，孝悌和平”等等；如果是汉瓦纹，那自然是篆书的“延年益寿，长乐未央”了。如果东西屋也有廊子，那里院东西角，便不造月亮门，而是在山墙上留门洞，廊子接出去，成曲尺形与北屋廊子接通，这就是《红楼梦》中所说的钻山游廊。

站在垂花门台阶下，看里院东西两角，在那月亮门内，还各自隐藏着一个一丈见方的小院，和一间小北屋。这样北房是中间三间格外高大，两边两间比较矮小，这就是习惯上说的“三正两耳”，北房是作为“正房”的。北方乡间盖房，也都讲究院中的“正房”，但因街道方向不同，或房屋地基在街南街北各异，因而“正房”不一定就是北房，有“西为正”、“东为正”等，都以正对大门的房屋作正房。北京的四合院则不同，总是尽量以北房作正房。胡同是东西向的多，南北的少，大院子一般都在路北。如房子在路南，或遇南北胡同，仍要把北屋盖成三正两耳的正房，大门的位置再另想办法解决，不过总是在左下角，这是一定之规。

这样一座标准的大四合院，实际共有一个八